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卷之九

越季本纂次

吳表[illegible]訂正

帝王

二帝唐堯虞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前亦有神聖如伏羲神農黃帝是也然孔子所祖述者惟堯舜而序書斷自唐虞者蓋上古民淳事多朴畧可以清靜無爲不脩法制堯之蕩蕩如天初亦有同上古及舉舜敷治而氣象遂別矣經綸天下曲盡人情此因時之中道也故執中之傳自唐虞始

而三皇之治近於佛老矣然亦時不同耳豈可謂伏羲神農黃帝非時中之聖乎

堯之德如天之發育萬物虎狼蛇蝎使各遂其生無所厭棄如共工驩兜亦皆並立於朝有不善則包容之而使共兜得盡其才斯已矣此所以為蕩蕩也及既舉舜用輙有功然當權寵相軋之際共兜未免有嫉忌之心則又不可聽其所為矣在舜時則思慮不得不漸周經綸不得不漸密禮樂刑政悉皆明備此致治之道當然也故孔子以大哉贊堯君哉贊舜意蓋如此然堯詢考之間即知舜為可績又以見堯之蕩

湯非桀葢無別者此所以為時中之聖歟

堯稱大哉猶存上古簡畧之風舜稱君哉遂啓後世經綸之治而世道之渾樸開明於此分焉堯之煥乎有文亦舜之相業也而益成堯之為大矣

孟子論舜之於象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載完廩浚井之事世儒多疑其無謂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而西山真氏因以為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其真有是哉雙峯饒氏亦曰完廩浚井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但恐庸或有之是以孟子不辯竊意此等處不可以盛治

之事律之蓋當堯之時洪水汎濫下民其咨幸而苟全亦近禽獸故人倫乖亂風俗淪胥而尊卑踈戚之等未必皆有別也堯方憫其墊溺奚暇責之治禮義哉且反而求之有子如丹朱傲慢朋淫無所不至而艱食之民豈宜不教而殺哉惟一以寬大處之故曰蕩蕩如天也況上古爲君者不若後世之尊嚴故女嫁民間順事舅姑伯叔亦與常人無異瞽瞍天下之至惡也象天下之至愚也謂藉瞽瞍而以父殺子雖如民俗之淫邪堯必不校故妄意欲棲二嫂此非至愚而何觀其以鬱陶爲說而舜即使治臣庶則面相

問答之言也理宜有之若水土既平之後人或爲此不根之論其於害義傷教亦甚孟子亦必有如辨咸丘蒙之妄者矣豈肯含糊以惑世哉但史記於焚廩之下附之以兩笠自捍穿井之下附之以匿空旁出之言若欲神其事者而畫蛇添足則於文義果有不通焉至謂其不告而娶爲妄則蘇子由之說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者孟子亦屢言之不以爲無也蓋堯意欲妻舜正恐瞽瞍或有違命則不可以強其子娶而後告瞽瞍亦不得有間言矣是善處人父子之間也瞽瞍既爲大惡則其不欲舜之娶也視殺舜之惡又

下一等不必謂其無世原蘇氏之意惟在誤解不格姦之一言耳蓋不格姦者謂不正其惡猶言不責善也陽明先師嘗辨之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猶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之無所歸則釐降二女之前豈可謂其已順父母哉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荀子曰禹入聖域而不優蓋本於至禹德衰之說然孔子稱其無間然則非純亦不已之德不足以當之又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與舜同稱夫不與者無與於己

也此見其治天下如一點浮雲過太空矣不謂之至德可乎若其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不知其勞有似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者則以適當同室有鬬之時不得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也此又見其爲時中之聖矣烏得以爲不優乎

述異記稱禹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此說本於史記世家云禹致群神於會稽地與塗山之說微異塗山在濠壽蓋江淮之間非唐虞時巡狩之地豈以道路去衡泰二嶽爲遠而於其間總爲塗山之會歟至於會稽則益爲僻壤非巡狩所宜及矣

今會稽有禹陵豈禹之少子封於越因葬其地而誤傳邪況禹爲天子薦益於天則巡狩之事益宜爲之如舜之攝行方岳之事也且防風後至而即誅之似非王者懷諸侯之政與孟子屢讓貶削雍容之意大不侔焉得無戰國以後陋儒誇大之言乎

虞廷諸臣臯陶之德最爲精明知人安民之謨能發天人合一之理而邁種民懷禹所推讓陸象山稱唐虞之際道在臯陶蓋謂此也故孟子叙道統之傳則謂禹臯陶爲見而知之論得人則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以禹先臯陶此可見禹之德爲優矣舜以曆

數歸禹有以哉然稷契及益皆至德也而舜獨之薦一不及焉蓋此五臣者當舜治水時同時而舉但禹皐陶或稍在前故常並稱耳至舜命攝位則計其時必皆老矣稷契或已不存故所命惟禹皐陶而禹薦益之時則皐陶又不存矣不然則初命平水土時禹之所讓尚以稷契先皐陶而至其後也何以與皐陶皆不復及邪

蘇子由曰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

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恥之而謂益爲之哉據此則舜禹益之受薦已可不避而爲天子矣殊不知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但使之爲相以主祭主事而已至於克享天心克從民欲則

在舜禹益歷年之久近施澤之淺深不能使天之必受民之必歸也故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當君存而攝事未嘗眞爲天子也及君旣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而嗣子宅憂於其宮者三年此古諒闇之禮也喪畢而避位焉蓋欲人之一乎嗣子耳豈敢期衆心之必己歸哉蓋上古告終易代必以傳子爲常而與賢之法自堯舜始故言禪者惟曰唐虞則舜禹益之避乃本聖人謙讓之實德而無所意必之公心一聽乎天命而已凡嗣子之所以不靖者以人心猶未盡歸於我此其所以當避也人心歸焉

天命屬焉嗣子雖欲不順將誰助乎苟不待天命之自定而謂天下非己不能君遂居其宫以逼其子即謂之篡烏得以為不必避乎及避之而民不能舍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雖受天下而不以為泰矣若民歸嗣君而天下已有所屬則己適得遂其避位之初心又何歉焉如其嗣君召用復輔相之則於先君之薦亦未為有負也堯初命舜舉益曁禹皆本同時則益當禹崩之日必已老矣自啓承禹後其復相益與否史無可考不可得而知然而或相或不相皆無與於己也惟以為既薦於天則不必避是以私意必天

命之在我而豈聖人順自然之至德哉避之而不從
固天理之所安也雖匹夫亦奚足爲耻耶

商之前無征誅事伐桀自湯始然湯初聘伊尹時本無
此意觀其五就桀蓋欲感格桀心以歸於善而終身
服事耳及桀稔惡不悛則始說湯伐桀故湯之伐桀
伊尹說之也放桀之後湯有慙德可見其心惟以伐
桀爲不安而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則伊尹自
明其事起於已耳

湯之放桀本於應天順人此身任天下之重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之時也求其事無一毫不合於天理之正

於心自可安矣然而放桀南巢猶有慚德曰恐後世以爲口實此豈畏人譏議哉蓋平時不能感格君心而至於放伐此蓋羞惡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是此意如禹下車而泣罪人謂堯舜之民能以堯舜之心爲心而己之民不及焉是亦其所耻也羞惡之心天機也豈能過絶雖聖人亦以此心反己自脩憮然不敢自足盡其力量甚大而其心未嘗不小此藉用白茅之所以无咎歟世之君子以信心所爲謂行所無事而耻心之生則以爲障幾於居之不疑矣心體之正恐

不如此
湯之伐桀止於放故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之伐紂則殺之焉史記曰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懸不懸未可知其爲殺則似眞有觀孟子時有弑君之疑而以誅獨夫紂解之又引太誓言則取其殘殺伐用張是誓師之初已謂殘暴之渠魁爲當殺也非指紂而何此等處但須論在彼者眞是殘賊在我者眞是天吏則應天順人之舉其他形迹之間或有事勢不得不然者奚足論乎但苟無湯武之志是亦弑而已矣若紂既自燔死而武王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劍乃

用黃鉞斬紂頭又并斬其已經死之嬖妾二女則豈
聖人之所爲哉其妄誕甚焉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順人心而無一毫利天
下之私則能對上帝故曰應天焉應天與順天休命
不同從天理中流出而無所作意則謂之順天若應
天則以無私之心求合於天而已此湯武所以爲反
之之聖也
蔡仲默書傳引吳氏言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
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竊謂誓辭
之同異不必有疑蓋湯武皆爲安民非利天下其心

一也故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豈容以私議哉但湯之安民爲人皆有時日曷喪之心時至而不得已也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曰奚爲後我武王之安民未免有所作意盖人心怨紂雖深而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賢如微子者尚或有之三仁去後復遺祖伊之賢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故士大夫亦有謂殷可復興者則人猶少有疑耳武王慮生民之塗炭日甚而差巳及身恐後來無繼故特起一念以除暴救民此乃老婆心急也觀其言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有鼓舞人心之意此則與成湯氣

象不侔矣故湯之數桀非恭也武王之數紂非傲也桀惡巳著天下所共欲誅不待多言而人自諭耳紂惡雖共厭之然恐人心猶或有間也則不得不盡發其實以昭示人人使知殘賊一夫天命之所當討也然而二王之優劣於此亦可見矣

史記周紀載紂因崇侯虎之譖因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决平獻美女事或以爲非聖

人所爲此迂儒之見也當時紂爲不道窮耳目之欲其以聲色求諸侯者多矣豈足以爲異事哉天下之人所倚重者惟在文王雖人百其身而肯贖況於臣子而忍視其君父陷於死地乎顧無術以救之惟有美女順其所欲庶可因之以開通紂心耳豈非忠孝之至情哉若獻洛西之地則恐無此事文王之時尺土莫非殷有周未嘗專有洛西之地也奚以獻爲至曰陰行善則益失文王之心矣弓矢斧鉞之賜意亦不在此時金仁山曰殷制分天下爲左右王季時已受命作伯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弓矢斧鉞之

賜必不在囚羑里之後也夫羑里之囚爲諸侯皆向之也若非先已得專征伐威德及於諸侯而何以致崇侯虎之譖耶

朱子論文王事紂惟盡本心武王伐紂惟順天命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處義理甚正但觀政於商之說未暇辨其非耳

史記謂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以天命未可居二年始伐紂亦是虛誇之辭武王本無取啟之心觀兵何爲且以臣伐君非可輕舉苟無號召則諸侯亦安能卒然而至哉意者諸侯皆以民之

塗炭赴訴於周同時而至當其時取殷民心亦無不悅而武王弗取也多方所謂五年須暇之者蓋即指此則其事不當言於伐紂之前二年而亦必非觀兵耳

孟子言至仁伐至不仁而何血之漂杵正論武王未盡善處雖血流本是商人自相殺亦見當時人猶拒戰不可為仁人無敵於天下矣

聖人者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德實而既充大而能化斯之謂聖也化之而入於不可知之神聖斯至矣聖人之於天道有未至者故以神居聖之上安得以其化

之未神而遂謂非聖哉堯舜性之聖之至者也湯武反之非未至之聖乎然而仁義成德則一而已豈可以所遇之迹而論優劣哉蘇軾謂武王非聖人也以聖人必無征誅之事而併謂孔子不足於湯是以所遇之迹論也夫湯顧諟天命聖敬日躋幾於不已之純其為聖明矣武王則後人稱之為執競為不泄邇不忘遠雖未詳其日新之說亦足以見乾乾不已之心故德謂之仁人孝謂之至孝豈非已入聖域者哉然比之堯舜則湯武信有不及矣堯舜至聖也而禹幾之孔子蓋企慕焉故屢屢稱揚以明願學之志豈

故伸此以抑湯武之征誅耶且征誅之事聖人之所不得已非可以示訓者又何惟乎其不以為恒言耶若無逸之書止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四人為迪哲則以繼世之君所戒在逸其生則逸者多以勤政勞神為罔或克壽而不知中宗以勤政而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以勤政而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以勤政而享國三十三年其他雖有賢聖之君而享國之年不繼見必皆不及三王者也故不與於勤政之列文王亦以勤政而享國五十年則周基之所由起也故所舉以戒嗣王者惟此而已其創業之君憂勤

惕勵有不待言者而况武王享國止十九年又不足以見勤政者之必壽也則畧之而已不然則誅紂周公之所相也其作無逸豈肯薄武王而不言哉至於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則以其肆虐害民天命已絕因民心之迫而救之於水火之中此仁義之心非富天下也故湯武革命孔子謂其應乎天而順乎人蓋無異議焉但武王之時人心雖已怨殷而殷之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士大夫或有欲待其復興者而武王則以人心歸已欲釋不能而毫先及之後恐無繼乃遂及時鼓舞以成殪殷之功比於湯之東

征西怨南征北怨未免有意焉紂此孔子所以不足而謂之未盡善也豈謂紂終不可伐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使當民情日迫求蘇之望日勤亦豈能終守臣節哉伯夷恥食周粟亦有所不足於武王者也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此伯夷明德親民之學也則當紂不可不伐之時亦豈能終守匹夫之介節者哉湯之伐桀也伊尹說之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豈肯以悖亂之事導其君哉故征伐者必不害其爲聖人也夫聖人之所同者仁義之心而已

矣舍仁義之心而論其迹則事變無窮蓋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千萬而不能同者矣軾之言曰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夫聖人豈不欲揖讓哉果如軾言誠亦善矣然

有不得不用兵者所遇之時異耳湯之伐桀雖人人無異議然常顧昆吾皆佝桀爲虐者非揖讓所能退且恐其患日滋也可不用兵乎至武王時則紂之黨尚有五十餘國與奄飛廉之類又有甚於桀之時矣於此而不假兵威不亦迂乎兵威不用人心已歸不待天命之改而即可受命稱王則將寘紂於何地耶紂不死殷人不能立君以事則文王將何以終耶武王之德則又不及文王矣雖責其待殷亦若是也就使紂不誅而止於廢立則殷人所改立之君莫賢於微子要其勢亦有不易爲者當殷之時去唐虞未遠

人知與賢之為善故太甲不順伊尹得以廢之人亦不以伊尹之不可王也而信其所為夏殷之末人既習於與子而又有諸惡黨為之輔則廢置爲難矣非有威權勢亦豈能行哉然則立君之權固在諸惡黨而不在他人也彼蓋紂之私民其心豈肯歸微子哉諸惡黨不欲廢紂而必待武王用兵以定則已立可疑之地殷周人心各有所屬不歸於一武王將自立於何地邪不自為王亦無以為自保計矣此周人之所不安也故有德有位而民信從此王天下者之所不辭於任重而小廉曲謹之士烏足以語此邪如軾

者不知仁義者也而徒欲以迹議聖人則將使殘賊獨夫肆行無忌而生民終無甦息之期邪故謂武王非至聖則可以征誅之故而議其非聖則不可雖湯亦然乎懼強辭之奪正理也故發聖人之心以明中道焉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左氏謂有窮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其臣寒浞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澆即奡

也所謂家衆者其即逢蒙歟但孟子以取友之一端言而左氏則論其亂亡之始末耳其後夏之遺臣靡自有鬲氏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其子后杼滅豷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而孟子又載逢蒙殺羿之說則其事不可謂無也況少康中興之賢王而靡又安社稷之良相在當時豈無一言可以爲世法者而書中略不一見豈典謨訓誥之外逸篇尚多而存書者所取古文今文之有無亦不足據耶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以今考之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僅止六君

其一人尚未可考自武丁以下雖有祖甲當不在六七君之内然劉歆稱殷三宗止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而不及其他則緣書無逸篇止載中宗高宗祖甲三王而孔安國誤以祖甲爲太甲故歆遂據以爲三宗耳殊不知無逸三王但以享國長久者言未足以盡賢聖之君也後儒附會之言安足信乎然太甲之稱太宗不經見姑不必論惟太戊武丁之稱宗必以其有聖德不愧於湯殷之中興實賴之而他君雖賢或有所不及邪

周宣王繼厲王之後而能側身脩行用賢使能以仲山

甫爲相尹吉甫方叔召虎爲將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焉詩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固深於聖學而以道事君者也而尹吉甫方叔召虎又皆賢人相與輔相之則宣王豈非正身脩德之君哉諸書有謂其廢魯嫡殺杜伯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爲弗克終者恐未必至此也意者亂君因其偶有闕失而籍以爲口實耳如衛武公亦宣王時賢諸侯也至九十五猶誦抑之詩以自警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天資

何等懿美其心豈肯爲不義者哉史記謂其弒共伯而立則亦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以政令之善掩天下而揜其大惡之名也其害教不小矣王魯齋謂其有脩革之學則謂武公可以改過者不知衛人苟有仗義而討賊將何辭以自解乎故因宣王之事而併及之

說理會編卷之九 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經義一

易

河圖只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陰生於内矣一陰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陽生於内矣此陰陽老少交互之體而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一與四二與三則皆為五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則皆為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也

十者陰之中也盛於此則衰於彼消於此則長於彼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矣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道也洛書縱橫皆十五正以明河圖之為中道耳非有他義也特發此明例以槩其餘則陰陽老少隨所湊合而皆可成數此即陰陽互相交易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不然豈足以盡天下之變邪世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辭愈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此自然之運也古註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以發明圖位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而水火木金土則因位以定數耳豈謂此為五行生成之始與其運行者有異哉黄勉齋謂生之序就是行之序造化初無兩樣蓋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為三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

極而生陽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初無兩樣此說得之矣

河圖木火陽也而陽之根已在水中水生於金金性下凝水未離其體故潤下金水陰也而陰之根已在火中火生於木木性上達火未離其體故炎上陰陽無端豈可以一二三四分先後哉水屬陽其數爲一猶陽畫之爲奇也火屬陰其數爲二猶陰畫之爲偶也奇偶本陰陽之象也奇以圓行圓者徑一而圍三水之一至木而盡發矣故木數三偶以方止方者徑一而圍四火之二至金而盡歛矣故金數四五奇爲五

五偶爲十君四方之中故陽土數五陰土數十三與二爲五四與一爲五此生數之合也三與七二與八皆爲十一與九四與六皆爲十此成數之合也數之所起本從奇偶因奇偶之得此數則遂以數計多寡耳自一二而重之或以奇加偶或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或以偶加偶則兩其一而合爲二可也合一二與三其一而爲三可也合一三與兩其二而爲四可也隨其奇偶多寡之積合而爲五爲六爲七爲八爲九以至十百千萬亦可也葢即陰陽錯綜加倍之理若求其本則固象所從來也故數者所以數象也但

非聰明睿智旁燭無疆者則不能一以貫之而彰往察來以盡天下之變亦僅能推測於目前而已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可以聖人分爲二人哉自孔安國以來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蓋皆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引大傳爲證以爲伏羲兼取圖書而蔡西山亦謂舊說可疑但蔡亦未免依違其間而不敢斷以劉說爲是道之不明也豈非賢者之過哉

書序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列九經之目自宜有序與洛書之義全不相關其曰天乃錫禹

云者猶言天啓其衷使知此為治之大法耳何必強
指所錫者為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畫一奇一偶義已盡矣奇之畫為一偶之
畫為一一皆象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合陰而為一也
一一者陽在陰中陰分陽而為二也畫外空洞無形之
處則皆陽也故陽無可盡之理陰陽交易其變無窮
皆心體之自然也以心體求陰陽則為妙物之神以
氣求陰陽則為不通之物神妙萬物者形而上之道
也物則不通者形而下之器也
奇者陽之所以為一也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為陽所統

合而未分者也故其畫爲一偶者陰之所以爲二也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爲陰所含分而有統者也故其畫爲⚋

陽畫之爲一萬物之合爲一理者也陰畫之爲⚋一理之散爲萬物者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則實散於萬則理不見其爲無而其體則虛有無相渾虛實相涵此陰陽得中所以爲道也偏勝則爲器矣

自奇偶交互而爲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撓則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敢撓陽則順德也

故謂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主於進者也有藹發生之意焉故謂之震震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之下主於退者也有委曲收斂之意焉故謂之巽巽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係戀有和說之意焉故謂之兌兌德之說也陰再斂而一陽未消體常貞明有定靜之意焉故謂之艮艮德之止也陽在陰中為陰所掩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謂之坎坎德之險陷者也陰在陽中為陽暢美赫然宣著有開明之意焉故謂之離離德之華麗者也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自茲以往變化無窮重之而為六十

四卦亦不出乎此而已此天之所以為人而人之所以為天合一之道也作易者發明此理殆無餘蘊而說者往往泥於象數之末則認氣為理者多矣豈為知易哉

八卦所重在卦德因而重之亦以卦德為重也如蒙則曰險而止豫則曰順以動履則曰說而應乎乾晉則曰順而麗乎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之意皆以德矣彖傳罕有言互體者言互體後世筮師之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為主坤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

中男得乾上爻為少男乾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上爻為少女乾與坤交坤與乾交乃所謂變也如隨之剛來而下柔是乾之初爻來居坤下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是乾之中爻來居坤中也大畜之剛上而尚賢是乾之上爻上居坤上也晉之柔進而上行是坤之中爻上居乾中也凡此類皆以剛柔往來為義甚易簡也在內卦曰來在外卦曰上彖傳於陽三爻往往發之陰則惟言其得中之爻他爻少有及者陰以得中為善也至於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則亦因乾坤二體而互言其變非

謂其可以自上來下自下分上而更相換也朱子以彖傳所言如此類者凡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有自二卦變者有自三卦變者秖見其支離耳於義何係乎若以卦變圖論之則一卦可自六十三卦變來聖人何獨於十九卦言變邪此說相沿已久其變卦亦或不同程伊川已辯於彖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乾坤之變可謂明且盡矣何朱子猶不之取而從他卦以變邪

八卦成列是陰陽之定體謂之先天因而重之是內三

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爲六十四卦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本於此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爲四千九十六卦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乾坤屯蒙需訟師比之序本於此以此類推其變無窮此陰陽交互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爲妙也先天卦中已具此變聖人作易率明此義觀洪範稽疑之疇天所錫禹者也已有筮二貞悔之說則內外卦因重之義蓋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邵康節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

十四雖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之意也因而重之則兩卦相爲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對待而成列然其剛柔本相摩而自能相盪已盡天下之變矣初亦未有先天之名也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而言也以本體爲先天則變通之用爲後天矣後天八卦之圖亦非文王所畫也後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圓圖方圖亦後人所作蓋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天地也學易者默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焉

乾龍潛見躍飛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淵之於

孔子有自將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至於為帝也此誠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亦率有取於此但聖人作易本旨惟以論德為重故每卦六爻多是發明德之始終本末一以貫之之義而分為内外二體内體言德之本原也外體言德之功用也故初言其幾微也二言其長養也三言其磨礱也四言其擔當也五言其充盛也六言其無為也分而言之體用顯微之變雖有六位合而言之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先言相應者皆謂剛柔合德非必初應四三應六而以二體分為兩人兩事也至於中正之德則本相

應蓋外體中正之德即內體中正之所養成也養成則發用者大而爲君德故於五也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君德之所以發用也德之本在幾故曰其初難知知此而擬之象焉則爲知幾知幾者非誠不能也誠則無聲無臭之精微也由是而上焉二之長養幾之順也三之乾惕幾之厲也四之擔當幾之決也五之文成幾之成也六之無爲幾之泯於無迹也自體達用從微至著不過成就此幾復其本體而已故曰卒成之終言無他成也故又曰其終易知君子進德脩業惟以爲己凡業之未成皆德之未至也無不反求

諸已者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專求於德而業則因德而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之未成時之未用則於斂藏處見其工夫而三則動心忍性之時也故常以下三爻當之德之已成時之已用則於發越處見其實效而上則功成身退之時也故常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亦謂此處工夫正當收斂於隱微之中確乎不可拔耳若夫功用之盛則須自其充實者所發而非可求之於著也此正中庸衣錦尚絅之義聖學

之最切要者也於此而即表見焉則為文著而非為己謹獨之學矣敬戒之以勿用聖人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說以為典要若曰時舍而未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淵之守傳約必如孔子之過化然後為見龍之用必如大舜之受命然後為飛龍之用此以發明六位意亦未嘗不圓但恐以所謂勿用者言於顯明之地則非無聲無臭之實體而失潛龍之本旨矣且易中爻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之不事王侯賁六五之賁於丘園睽九二之遇主於巷蹇六二之王臣蹇蹇類亦多矣豈真以其

位在此而發邪良以卦爻體用顯微之變各有所宜而假位以明之耳

剛柔者立本者也剛柔之本全在初爻初爻剛則強凡任重者初皆剛爻也初爻柔則弱凡安常者初皆柔爻也故初者事之幾也強弱本於此矣

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講明心學之書乾健也心之德也心之德健而主變化者也以龍象乾以乾象心也乾之六爻皆兢惕之義也三以易動多凶之位故於此特以惕言即中庸戒慎恐懼工夫也學者茍能惕然不息則乾道在我可以主變化大本立而達道

行速道之行自然無滯是坤道之速順也今之論學者多以本體自然信其流行不假脩爲爲說乃是坤道以此爲先而不及於乾之爲主處不免高入空虛卑流物欲故曰先迷以乾主之而坤順焉故曰後得主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乾確然不屈陽之能主陰者也坤隤然無爲陰之不撓陽者也惟其能主陰故曰統天惟其不撓陽故曰順承天至於語乾元則曰資始以始是幾之初起處而言其統乎陰也語坤元則曰資生以生是發之自然處而言順乎陽也只一始字生

字可以見乾坤之情狀矣易中言健順者大抵皆是
此意
凡言敬義皆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程子曰敬
義夾持直上便可達天德是以工夫言敬義也敬義
本合內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耳蓋敬即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內故曰存心也
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求
致其精故曰致知也然能知者即是此心於知上知
謹則心便在內豈有二哉敬義至於立處即是本體
之德敬存乎靜虛之中則以不偏而爲正敬行於感

應之際則以得宜而爲義正則遂其本性無所回曲是其直也直者用之順而其主在内故云直内義則因其定理無所變遷是其方也方者體之恒而其制在外故云方外此易之所謂敬義蓋以成德言也德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所行而爲順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自工夫言則當云以敬直内以義方外主乎徤矣朱子謂敬立而内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本爲坤發也若以敬直内以義方外爲皆非則書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

得爲聖學而乾道無自強矣故敬義不正助處即是
順也而安可外徙以言敬義哉
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六陰晦極而陽未
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
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
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
之時陽爲天玄陰爲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
也故曰其血玄黃血屬乎陰者也而混乎陽矣文言
陽疑於陰必戰一條發明最爲親切第疑字當作陰
爲陽所疑說蓋陽疑陰之侮已也先儒誤以陰與陽

相敵爲疑則主乎戰者陰矣不可以言龍而經義亦遂失之此陽剛爲主之義也不可不辯

易之言天惟以健不以自然自然非初學所可語也天道不已工夫惟在健自然則順也坤道也然字須認有下落指好懿德者而言即人心同然之然字義從火如火之然不可遏也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爲而曰坤道何也蓋陽不爲主而爲陰所撓則勞煩多事苦其難而非簡能矣惟乾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焉則外物無有間之者雖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爲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

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全是健體此德盛仁熟之時謂之達順故健者主宰之常也順則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陰之善皆陽為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險者兢惕自危之意乾道之為主者然也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聽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任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乾懼陰之易蔽也故常以去惡為工夫坤得陽之為主也故常以順善為效驗主之以工夫而驗之以和順

學則不差矣

力所不能爲而强爲之謂之難自我主之自我行之無假扵人無待扵外不過一主宰而已何難之有故乾曰易知事所不必益而過益之謂之煩任彼至之任彼行之無所攙越無所加增不過一順信而已何煩之有故坤曰簡能繁難者牽扵欲易簡則一扵理矣易簡之理本無難事然論語爲仁必言先難者蓋本心蔽扵物欲天理之幾爲其阻遏則生長爲難故必奮乾剛以去之如所謂龍戰于野大師克相遇也曰戰曰大師克是以力勝豈不難哉然乾剛爲主亦其所

能為而無假於人也私欲退聽無事可事矣不亦易乎不亦簡乎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器即象也自器之流行而言則曰象自象之凝滯而言則曰器象也者器之所通陽之無停機處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則不可以器名器也者象之所著陰之有定質處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則不可以象名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謂日月星辰之類為象水火土石之類為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一定不

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地以其
迭遷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知器以器
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故象器之別亦
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爲教其要在占而以知來爲重故曰占事知來占
者所以考己得失也察之於幾故曰知來吉凶悔吝
皆人心自知之明幾之先見者也
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
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吉凶悔吝者心
之四德也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

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邪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吉凶與民同患如此此所以爲神道設教歟

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理俱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者也周公爻辭盡六位之情者也孔子之傳則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彖辭之義者也今之大象即是象傳所以釋伏羲卦體之義者也今之小象即是爻傳所以釋周公爻辭之義者

也以伏羲文王周公作易之序言之則彖傳者一卦之大旨也當在前而彖傳次之爻傳又次之故孔子所以明周公之學周公所以明文王之學文王所以明伏羲之學四聖只是發明一理耳而先儒乃以爲四聖人之易不同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而繫辭中亦有附會之說雜焉不能辨其眞妄故也

聖人畫卦全在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德之剛柔蓋不待觀於天地萬物而後可得也天地萬物者氣也德所成之形耳知德則知天地萬物在其中矣大

傳以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畫八卦此是春秋以後學易者之說故其言十三卦制器尚象多是意湊大失聖人宗旨矣後儒相沿此說徃徃泥易於象程子見兎可以畫卦之說亦是如此以此推測理亦可通然終是遠人以言道也易何由而明哉

大傳以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皆與羲文本旨不合其尤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爲義乃取於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以和豫之豫爲豫備之豫也此等處乃鄒魯後儒各以己意說易之言而附入於此耳以此

亂經安得不謂四聖人之易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乃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分而爲二矣至其下又合而言之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蓋所以自救支離之說也竊詳此章有似複辭繫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一章之義而語意不若前章之渾然耳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大小險易之所之朱子以爲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太拘矣竊意小險大陽卦宜於小則大險而小易卦宜於大則小險而大易卦爻之辭以此而定吉凶但在

人隨其位而以心求之耳
朱子於易往來順逆之數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此說本於康節夫圓圖由一陽之生以至於乾由一陰之生以至於坤此陰陽老少消長自然之理本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也說易者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之法而為方圖成兩儀四象八卦之象故自乾橫數至坤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次此數亦無意義也以是解易

亦甚膚淺矣竊謂順利也逆先見也舊說已往而利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此說是已

八卦取象如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其性皆與卦德相合非無意義者也至於爲馬爲牛爲雉爲羊爲首爲口爲耳爲目爲圜爲輿爲父爲長子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之類則或以性情或以形體或以名分亦各有所取義但其他物類與荀九家之說亦多有不相似者則近於煩瑣矣說卦傳非聖人之言不足深信也

昔

堯使鯀治水非不知其命方難行能圮族也但謂人以敬心行之無不可入於善者此聖人不輕絶人之心也至九載績用弗成則堯於此時亦未知治水之法堯舜之智不徧物者如此然而憂民之心無窮不以事有難爲而怠慢譬如父母求醫爲子治病苟未有效必欲別求良醫不期於效不止也聖人純亦不已只於此見之豈在於智識之多哉

堯言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因此見聖人包含之量當舜未舉時共工讙兜皆在朝亦俱

用之已爾尊官一時人才只如此堯亦未之棄也然而求賢之心無已得舜而授之事至三年之久而始稱其言之有成功三年之前舜與共兜並用未嘗有所分別也及謂汝終陟帝位蓋堯知舜爲賢心誠愛之不覺發於言耳此見聖人以得賢圖治爲急有天下而不與也然豈共兜之所欲哉自是陰行讒謗欲害天下之治者必多矣流放之刑豈得已哉寓大斷於至仁之中此聖人之仁所以爲集義而異於佛氏慈悲之宗也歟

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亦是寬仁之政未嘗深絕人

也共工靜言庸違象共滔天包藏多少誣上妨賢之事讙兜薦之若采蓋同惡相濟者也但讙兜之位尚在共工之下其罪稍輕故於共工則流之流是長流使不返也於讙兜則放之放謂羈置別所使不得肆也大學所謂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正此類耳然流者不加死刑放者望其改過何嘗深絕人乎三苗負固不服難以力征則但分殺其勢而已所謂分北三苗是也此該多少委曲方能感格其心三苗既革而又豈忍殺哉故殺當讀爲所界殳非殺戮之義也鯀方命圮族治水無功意其爲人偏執

已見不近人情此其所以無成功也王氏謂鯀悻戾自用不從上令則恐堯之命非鯀所敢方耳蓋方命者其號令方而不行也以其性急直欲稍抑之故名其刑爲殛殛急也猶今之謫官使耐性也亦非死縣云鯀殛死者因殛而死耳使鯀尚在而棄舊從新則舜固將復用之矣亦豈深絕人者哉由是觀之聖人心本好生者也用刑蓋其所不得已焉

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伯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教之養德干盾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

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為常舞爾若聖人特立此舞以脩德則近乎迂矣

禹貢亦有可疑處水道田壤後世去古已遠其同異固不可知但青州貢松怪石揚州貢木橘柚錫貢荊州貢栝松之類怪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木類又遠而難致似非唐虞時所當貢者豈其間亦雜有衰世之言歟

盤庚中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此謂自湯以後先王也遷國重事非可輕舉者或以親諸侯或以控夷狄或以避水患皆取於利民耳五邦之遷今不可悉

詳其處然皆先王時不得巳而為之也逸書序稱自契至於湯凡八遷湯始居亳比盤庚遷又數矣何其遷之易邪此說不經不足信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蓋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而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義弗友者剛之勝也故曰剛克剛克而沉潛之則剛得中矣燮友者柔之勝也故曰柔克柔克而高明之則柔得中矣只此巳盡三德之義下文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屬八政條八曰師之下而簒入於此耳王食如舊說大非人君薄於自奉之道蓋分田制祿以重民食之意

所以為民也以食為重故謂之王皇極條下有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八字似當在其作汝用咎下向見楊文恪公嘗有定本蓋亦有疑於此矣

西伯戡黎史記以為文王事觀其辭意殊不相似金仁山以為武王事是也但以其書纂入商書微子之前故世儒相仍遂以為文王事耳仁山之言本於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而吳氏以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此言似若得旨不然則黎在畿內近紂都之地周兵安得遽至而事非緊急祖伊迫切之言將不取比干之救乎然仁山以此為武王觀政於商則是

戡黎旣歸而後伐紂也此事間不容髮以兵先往觀政將何爲者而尚可退歸邪

金縢一篇王文端公辯其非古書初亦疑其爲僞今反覆觀之亦以其間有錯簡耳稍存正之理自可通也蓋我之弗辟當依孔註以爲致辟居東二年當依孔註以爲東征朕小子其新逆當依越絶書以爲周公巡邊天暴風而成王迎之而于後公乃爲詩至未敢誚公二十字當屬於歲則大熟之下周公乃告二公至罪人斯得十九字當屬於未敢誚公之下其大意則不當以管叔及群弟流言爲疑周公有異心於孺

子也如此則文從而義亦可解矣周公之事豈不益明哉

武王遘厲虐疾周公求以身代而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謂知變化之道有益於死也不能事鬼神謂不知變化之道雖死無益使之脩身以盡人道耳周公自言能多材多藝非以誇己蓋欲救其兄不得不爲此說也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各有所職而况武王有丕子之責於天所賴以定子孫佑四方者乃在其身正當使之盡人道不可即令死也故武王

死則武王任事鬼之責而周公當治人矣周公代則周公任事鬼之責而武王當治人矣珪璧有國家者所以禮神也屛璧與珪言武王旣死則周家之業必墜無用璧與珪也爾之許我謂許己之代死也歸俟爾命謂俟武王之生也若己之死否則亦聽天而已非謂己若不死則屛璧與珪也

卜三龜非以三龜並卜三龜並卜則近於再三瀆矣亦非謂立三人以相參考也立三人特以考占耳何預於三龜之卜乎蓋一事而三變其情節也如始卜周公不得代死又卜武王之疾不死又卜用何醫藥則

得不死其情僞或有此三變也如洛誥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纏水西又卜纏水東之類即爲卜三龜矣啓籥見書蔡氏謂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旣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啓者啓此籥也此說不通果如此則召公卜洛亦帶金縢書而往乎蓋非啓金縢之籥亦別有藏卜筮占書之物耳

周公之攝政自武王時始蓋武王末受命事皆委於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其兄弟君臣之間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而宮

中之化自太任太姒邑姜相繼皆一德也則宮中之人亦必信之矣不惟宮中之人信之而在朝之臣如召公太公散宜生及百執事皆一德也而在朝之臣亦必信之矣武王見周公之賢聖豈肯私其子而不以天下與之哉蓋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聽之自然耳周公固係天下之望者也然而竭忠以輔成王不以天下自私故教之以正感之以誠蓋自其爲孺子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亦豈復疑周公有他志哉若謂管蔡因忿周公專攝而遂欲與殷此雖至愚必不爲也竊意管蔡之流言非能以周公不軌

之罪據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蓋其意亦本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溺於世儒迂腐之論耳武王之伐紂也未爲盡善則殷之頑民必有所未協管蔡以是爲周公處有未當必將貽害於幼主也故流言及此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欲仍割河北三分餘一之地復立武庚以慰人心耳當時天下皆已臣周而復舉此議則是叛矣然名爲忠殷雖賢士大夫亦不能不爲所惑也故大誥惓惓言天命卜稽之意以解之蓋謂武王之滅殷本於天命非私意也是以商之孫子侯于周服雖如微子之賢而亦無一毫

慽周之意此蓋武王周公安天下之大義遂則生亂矣豈迂儒曲學所能知哉故大誥之言全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正以觧人心不知天命之惑爲重也不然則在廷考翼自宜決征而以艱大爲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不得不爲閉關自守之迂談也歟

酒誥以禁酒爲第一義以殷紂酗酒其民化之而昏亂敗德酒不禁則無以正之幾故因康叔之封衛而惓惓告戒之至曰群飲則執歸以殺亦可謂嚴矣後世務因循者以民俗既成恐至生亂則姑順民情而不免於違道干譽矣此無怪其然也亦由徒法不能以

自行耳聖人之治將正人心其拔本塞源不爲姑息以德足以服人也禹惡旨酒文王無彝酒此聖人兢兢保治惟恐人之有亂德也苟使其民安於故習豈聖人之心哉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爲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爲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爲武庚叛故也蓋武王之時封其弟康叔管叔蔡叔霍叔於近殷之地使爲殷監當時以武庚叛者管蔡霍耳故謂之三監叛而康叔國於衛獨不叛

也殷都在衛西二十里餘耳惟康叔在東力不能制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而亦恐奄之遺民或有不靖也故奉成王以至於奄經畧三年而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事而東山詩稱三年不歸者是也篇內所云四國及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者指管蔡霍及殷耳非以管蔡摠商奄而言也此乃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而序書者亦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爲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則周公相武王伐奄之時其君尚在而其地何以即封伯禽邪此腐儒不察於事理之見也

呂刑五罰之疑有赦而及於墨劓剕宮大辟亦書虞僉作贖刑之遺制舜典所謂象以典刑謂明正其罪而昔國以示人者也流宥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矜不忍加刑故以流宥之鞭作官刑所以治官故用鞭示鞭策之意朴作教刑所以治民故用朴示朴撃之意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可疑者言矣如事情本實但於證佐未明則恐未盡人情終爲疑獄刑之則爲忍心宥之則爲縱惡故於此聽其贖焉一以活民一以裕國此因勢利導之政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疑罰豈其所創爲

哉但百鍰以至千鍰之數唐虞時或未至如此之多此則時異勢殊穆王所以異於古法處然亦大畧以此分別罪之重輕示人不敢犯耳必非不量民之貧富而一槩取足者觀五罰之疑又赦之以正于五過此豈專爲開利路而發者邪聖人之教極嚴義利之分君呂刑之書意在爲利則凡哀矜惻怛之語皆爲虛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特錄此於書必是穆王既老自懲其平日巡遊過度誅歛民財天下必皆怨於刑失故作此以訓四方蓋似漢武輪臺之悔眞帝王改過遷善之學也豈可類目以衰世之事哉先儒不

察獄之一字於贖爲宜而槩以後世科罰害人之事律之則失聖人刪述之本意矣

呂刑本穆王所作以詰四方而使司寇呂侯傳命者也故以惟呂命三字起之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作一句蘇氏以爲荒度與禹荒度土功義同正謂其旣老始留心愼刑而大加裁度非貶辭也蔡氏書傳以耄荒爲句則謂其書爲亂命矣且曰呂侯爲司寇穆王命訓刑又曰呂侯竊辟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則又逢君之惡而志在貨財者也其虛辭何足錄以爲經哉

書序稱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竊詳秦穆公之卒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殽之後何也秦穆公賢君也與晉文同時而覇敗楚城濮會王河陽圍許圍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能爲中國計矣入滑之後報怨搆侁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非一人所爲也蓋自魯僖公二年虞虢下陽時百里奚始入秦其後惟務息争休兵未嘗輕用民力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娟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至韓與晉文戰遂獲其君此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

實有歎焉此秦穆公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疑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其曰仡仡勇夫必指繁桑諸臣也而娼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眞能改過故聖人存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霸事耳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君傳後者豈以戰勝為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以後兵爭之事皆為穆公所為則亦不知穆公甚矣及計敗

殺之時百里奚年已百歲或必不存然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邪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穆公之卒在文公六年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殺之後稽之事實豈有合哉故穆公之卒必在敗殽之前而秦誓必戰殽時所作也

詩

周禮大師言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頌六曰雅竊謂此只是後世所謂體格作詩之義不在此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使人感動興起如

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此則詩之義也左傳出於詩序之後故其引詩篇章多本小序而季札觀樂所言二南雅頌與十三國風獨不特舉一曹耳其餘國名則皆小序所列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列國宜必皆有風矣而說者以宋為王者後魯為周公後巡狩不陳其詩故皆無風是宋魯二國之政可以恣行矣豈有此理至於邶鄘已併於衛其詩皆衛事也而仍列為三鄶已併於鄭其詩皆鄭事也而仍列為二則其他如虞如滕如薛如

邢如紀茹韓之類皆先王時公侯各專一大國豈盡無風而反不録一詩邢此皆義之不可通者也蓋秦火之後詩多散亡漢儒旁搜以足孔子所言詩三百之數而又長出十一篇其不合於古者多矣而左氏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也國風民俗之情也凡辭有美刺而非以正論面相告誡者皆屬於風雅正也大雅者君臣面相勞勸敷陳之正論也以其事關朝廷故謂之大小雅者朋友面相交好箴規之正論也以其事關臣下故謂之小頌者稱美之辭不特稱揚祖德於宗廟

凡以誠心頌美其君而非出於諂諛如魯頌泮水閟宮二詩皆得爲頌但漢儒所存篇章多失舊次耳故有以風而雜於二南及雅頌者有以大雅而雜於小雅小雅而雜於大雅者又有古詩散亡而以淫亂之辭湊足篇數者且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古詩也故論語皆嘗言之而今無其文豈非詩有散亡邪若鄭聲之淫孔子所必欲放而以列於詩如此類者甚多此豈刪詩本意哉自此一失其傳而左氏諸書引詩遂有斷章取義之說雖孝經禮記中出於漢儒

附會者亦多有此今考學庸論孟凡所引詩多本詩意何嘗有所假借牽合邪如魯頌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詩者以爲魯僖公事然孟子嘗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只是不忘於心之意而承即承三聖之承後儒誤訓膺爲擊承爲當遂謂周公無此事乃僖公之功而人不敢當者失經意矣若以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爲孔子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爲文王此則有似於斷章取義然亦但謂二聖之遭譭如二詩之慍耳非謂二詩可借

以爲孔子文王事也禮家多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用於鄉飲正爲詩篇失次誤以其義皆可斷章而取也如此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可歌於三家之堂而雅頌不必各得其所矣

孔子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其得性情之正也朱子以爲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是以憂樂因於后妃而後爲得其正也竊意未有其人而先思則思爲懸想已得其人而即喜則喜爲縱情如此則憂樂有所繫矣尚得爲正乎蓋后妃在宮

易事難說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故不得其懽心則憂其德之有闕竊寐反側不能自安見其內自責也得其懽心則樂其德之有合琴瑟鍾鼓方能相洽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曰不傷樂以謹禮故曰不淫此性情之所以爲正也周公作樂列於房中孔子刪詩序於篇首非以此爲脩身正家之本乎春秋之時世俗所尚不過鄭衛淫哇之聲耳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爲教至其卒章音節已急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孔子歎之而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

唐風揚之水舊說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自喜見其君而樂且桓叔將傾晉而代爲之隱不敢以告人此不軌之臣陰懐異志者發傷教莫此爲尤聖人存此而弗削何以爲訓乎篇辭從言甚止美賢君下賢故指其水石之吾而欲往從也沃鵠皆賢者所往來之地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言謀秘計不宜輕泄耳

聖人刪定之詩必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豈肯存以起人邪心哉至於稱頌亦必不敢溢美之辭以長

諂諛之風如閟宮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爲魯僖公必矣僖公非賢君也所以頌者爲其能脩周公之廟故美其事而祝其眉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中間但有微刺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乃謂天神格而後人思享以見魯不當僭郊之意未嘗有一語稱及其實德如泮水之詩明言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言矣此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故泮水美伯禽也非美僖公也蓋其辭與閟宮大異耳然閟宮之詩史克所

作以其有周公之志則情性可謂甚正矣聖人安得不取之哉

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而意亦不在麟也蓋自太師采詩觀風之政不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交作縱臣弒君子弒父人亦不以爲非矣此孔子作春秋之本意也故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之作豈必出於魯史哉當時弒君專國之事誰肯自言史冊又安有直書者乎觀魯弒皆書甍叛皆不書意可見矣孔子往來列國考論古今

則有以得其實者於外事豈爲之隱哉故懼亂臣賊子之得以售其奸則作此書以明正其罪而亂臣賊子之心亦必有所不安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至左氏乃始以爲非聖人誰能脩之則似謂舊史有可據者苟據舊史孟子何以謂之作哉然則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何以辯乎此謂春秋中之事在桓文皆可爲春秋中之文在史官皆可撰而義則非其所能預也正見當時莫知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而撥亂反正必有待於王者之興歟

自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說者因謂春秋爲周公舊典禮經如此則周公遺經必有武王成王盛時之事與六經並傳者可令皆無之及考周書所載有合於聖人之意者雖呂刑秦誓皆錄於篇而豈於周公之經可畧乎且亦未見其有編年之法也意古史簡畧隨事紀時而已蓋編年之書名爲春秋義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大行賞罰得正在上者政教之迹未熄而在下者美刺之公未亡春秋何所感而遽作邪

公羊穀梁是戰國時人蓋趙孝成王時有荀況其學出於公穀故知之也左氏又在其後其書中間有言臘

處則秦之祭名也有言酎處則秦之飲名也有言庶長處則秦之官名也及考左傳漢初始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張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曆得非蒼與其徒掇拾所聞附爲古義而託於左史以傳乎今觀三傳之言多與聖經不合豈可以爲先秦古書而信其得孔門之意邪

春秋經文義皆具足不待傳而明也但考黨與之離合趨向之正邪地理之遠邇年月之久近事情之終始與故之有無則思過半矣詳見春秋私考

說理會編卷之十終